

经典红学

百年红学·传世经典

周汝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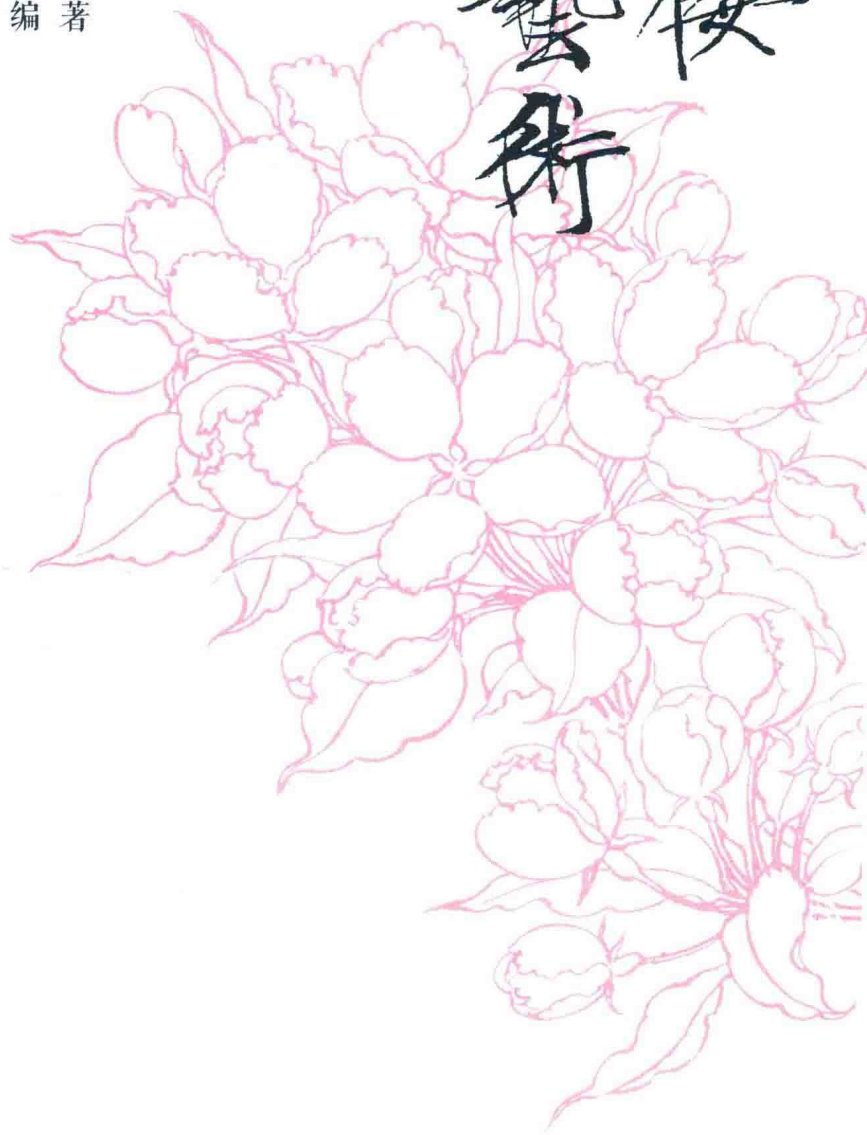
红楼 艺术



红楼 艺术

周汝昌 著
周伦玲 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艺术/周汝昌著;周伦玲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红学经典)

ISBN 978-7-02-011154-1

I. ①红… II. ①周…②周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3290 号

责任编辑 胡文骏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校对 罗翠华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11 千字
开 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25 插页 4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54-1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红学
经典

百年红学
传世经典



•
周汝昌先生像

紅芳題罷詠黃
柔舊圃新籬
何限情又見
朱樓雕碧玉
秋闈一色翠
妝半

紅菊花詩社

乙丑清霄

周汝昌



• 周汝昌先生
題詩

鵬鳴天 自題書

懸說江郎筆夢花量才八斗最
却華紅樓南西當時院碧石

驚秋何處家 珠貫蟻綫

紫蛇九環千里煥雲霞通

靈二性生成鳳百尺高桐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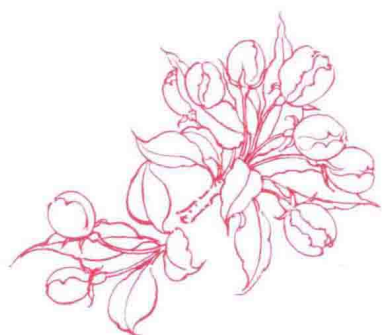
異稿

乙亥榴月 周汝昌

周汝昌先生為

一九九五年初版

《紅樓藝術》題詞



出版说明

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中，红学一直是显学，不仅名家辈出，而且著作如林。

近年来，红学颇有再度升温之势。从文化现象上来讲，这固然是一件好事，它不仅充分证明了《红楼梦》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，而且也表明阅读《红楼梦》、关注红学的人愈来愈多。但另一方面，在这看似滚滚袭来的热潮背后，至少还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作支撑：第一，要熟读原著；第二，要熟悉并了解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。倘不如此，这红学新浪潮必然会卷起不少的学术泡沫，未必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。在此背景之下，回顾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红学研究历程，精选出一批曾发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论著，推荐给广大读者，就显得非常适时和十分必要。

为此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红学经典”丛书。

收入本丛书的论著，固然远不能涵盖红学研究的全部成果，但却无一不是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，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，对于广大读者阅读《红楼梦》，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引导和启发意义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五年八月

娓娓开谈，何必效鸿编之搭阔架；轻轻傅彩，也难望龙壁之点神睛。《红楼》品艺，宝藏犹缄；黄叶寻村，逸馨未展。脂砚引雪芹之语，自云未学而无文；贾政训宝玉之词，不过一知而十用。方家大雅，已致其谏陋之讥；普众小年，又抱此艰深之怨。且局一隅，献芹以充味；姑开半牖，慕日而窥明。甲年周复之际，重记《石头》；癸岁暮春之初，曾传杏简。用兹小册，贡我微怀；何限寸衷，不胜万感。

序 一*

吴小如

我和周汝昌先生相识近半个世纪,是好朋友。尽管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(包括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,我们的看法也有分歧),却不妨碍我们深挚的道义之交。他一生心血都倾注于曹雪芹及其《红楼梦》,锲而不舍,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与年俱增。而我读书却总爱涉猎多方,浅尝辄止,终不免一事无成。最近读完周先生的《红楼艺术》,不禁为他鞭辟入里的创见新解而倾倒折服。他不仅是曹雪芹的知心人,是《红楼梦》的鉴赏家,而且通过此书还证明了一个事实:没有受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沐陶冶的人,是不易真正理解“红楼”三昧的。

首先这本书的写法便迥异寻常。作者不凭藉任何舶来品的文艺理论(其实周先生毕业于原燕京大学西语系,他的英文好到能翻译陆机《文赋》的程度,因此对西方新旧各派的文艺理论都很熟悉),而全用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各色理论为武器,来分析阐释《红楼梦》的艺术特点,从微观(生活细节)到宏观(全书结构),从事件

* 此文为作者1996年所作。

的脉络到人物的特征,无不探微抉秘,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其次,我们与其说曹雪芹是个天才,毋宁承认周汝昌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所具备的高度素养。从这本书即可看出,作者诚然是一位红学家,而同时他还是文艺批评家、书画理论家和音乐评论家;他不仅通小说戏曲,而且长于旧诗词与骈体文的写作;大而上自中华文化,小而下至民间底层的风俗习尚,他无不有深广而细致的研究。否则他是不可能把《红楼梦》析解得如此深透细腻的。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这本书里的某些意见,却无法不承认此书作者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精深的功力学养。我说这话并非对老友“阿其所好”,而是有感于当今具有如此功力修养的“红学家”实在太少。

与此同时,我还有两点不小的收获。其一,远在我认识周汝昌先生以前,就认为《红楼梦》程高本后续的四十回是伪劣产品,是冒牌货。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小文批评过后四十回,立足点并不全同于周汝昌先生。而这一点,我和周先生是有共同语言的。读了《红楼艺术》,乃愈益坚定自己的看法,当然也更加拥护作者的意见。其二,近人有主张脂砚斋评本是伪造的(脂评本非一,此说一出,当然不仅甲戌本为伪造,所有脂评本都是伪造的了),我根本不同意。从《红楼艺术》中所引的各条脂砚斋评语来看,“伪造说”显然站不住脚。因此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根本不值一驳。

上述两点,看似与论《红楼艺术》无关。这倒不是我买椟还珠,把话题扯远;恰恰相反,这两点正是读这本《红楼艺术》的两大前提。

序二 红楼谁宝和氏璧

梁归智

大家都知道和氏璧的故事。说的是楚国的卞和氏,发现了一块藏在石头里的举世无双的宝玉,献给楚王,他献了三次,头两位楚王都说他搞“假冒伪劣”意在欺诈,重重地惩罚了他。只有第三位楚王才认识到这块“璞玉”被隐藏的价值,把玉从石头里发掘出来,并琢磨成一块“璧”,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“和氏璧”。再往后这块珍贵的和氏璧辗转落到赵王手中,秦王想得到它,说要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,然后就是蔺相如“完璧归赵”的一幕上演。有了这一段历史插曲,和氏璧就又有了一个别名:连城璧,就是说它宝贝无比,“价值连城”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中可有“和氏璧”?有,那就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。
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价值被长期遮蔽扭曲,也像那块被包裹在石头里的玉璧。世人虽然也赞美它,却是赞美它的“石质”而不是“玉质”,因为它的“玉质”根本没有被发现和认识。

《红楼梦》的真思想,《红楼梦》的真艺术,《红楼梦》的真文化,都被层层粗陋的砂岩所掩盖,这层层砂岩的外壳,还很坚固而不易

被打破,它的结构也很复杂,要辨别和清除颇为费劲,而且它还有点像“玉”,能够以假混真。

这像“玉”的粗陋的砂岩是什么?有好几层。第一层是后四十回的续书,它偷梁换柱,李代桃僵,就把原著的价值作了篡改,混淆了世人的耳目。第二层是社会常情的情性和惯性,喜欢陈陈相因,懒得动脑筋思考问题,追求真相,学习钻研。第三层是后来西方文化东渐,不能和原有的中华文化完全水乳交融,在带来许多可贵新资源的同时,也造成了一些教条和模式,一些新的“套路”,时间长了,成了另一类型的“陈腐旧套”,而舆情惟“新”是趋,惟“西”是宝,把这些教条框架硬往《红楼梦》上套,并且认定这一套就是正宗,《红楼梦》的“大美”“真美”无非如此如彼。还有第四层、第五层……

读《红楼梦》不容易啊。

咱们先不说思想,单说艺术——更理论一点叫审美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文学作品啊,“文本”才是它的本体啊,不要尽搞作者、版本那些“红外学”啊,要多搞“红内学”啊……好啊,咱们就专门“红楼谈艺”,《红楼梦》的文本艺术,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“红内学”呢?还有什么比“艺术”更是“内学”的呢?

但有两种“红楼艺术”。

一种是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为一个“整体”和在古今中西新老理论教条模式规范下的艺术,曰: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,曰:原型和母题,曰:一百二十回的有机结构,曰:后四十回的白话语言美,曰:高鹗修改尤三姐形象的贡献,曰:后四十回贾母的政治家风度,曰:“林黛玉惊噩梦”的心理学,曰:“调包计”的戏剧性,曰:“黛玉死钗嫁,宝玉出家”的悲剧美学……

这不是本书里所要贡献给读者的“红楼艺术”。从这本书的立场看来,上面所说的那些东西恰恰是歪曲掩盖了真正的“红楼艺术”之“和氏璧”的层层“砂岩”。再打个比方,是后四十回所写通灵玉丢失后有人贪图赏格而伪造出来的那块“假宝玉”:像倒像,只是颜色不大对——怎么把里头的宝色都没了呢?

那么,真正的“红楼艺术”是什么?

且摘录几条《红楼艺术》的目录:

一喉两声 一手二牍

伏脉千里 击尾首应

勾勒·描写·积墨

“补遗”与“横云断岭”

“诗化”的要义

两次饯花盛会

鼓音笛韵

吴带曹衣

.....

这才是真正的“红楼艺术”。它的核心、要义何在?

第一,真正的“红楼艺术”是要发掘出曹雪芹艺术创造的独特性,那独家秘传的绝活,而不是你会我也会的“大路货”。比如,“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”的“击尾首应”,那些“谶语”“影射”“化用典故”的“活笔”和“侧笔”,那“巨大的象征”,那九回一个单元的巧妙结构……大观园的“沁芳”隐寓着十二钗的“花流水流红”,贾芸和小红互相交换手帕影射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“手帕情缘”,“两次饯

花盛会”所特笔暗示的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……

第二,怎样才能发现这些创作秘密呢?有前提。首先,你必须对“红外学”有过研究,至少也要有所了解。你要仔细考察过版本,要知道“绛洞花主”是“绛洞花王”的抄写失误,而绛洞花王是贾宝玉的“三王号”之一,这是精心的艺术设计,是微妙的隐喻艺术。你要知道“冷月葬花魂”才是原文真笔,“花魂”和“鹤影”植物对动物,对仗才工整,而且是和“葬花吟”后应前呼,暗示黛玉和十二钗的结局。你要对“曹学”有所涉猎,知道贾母的原型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妹妹、曹寅的寡妻,而贾政的原型是过继到贾母原型名下的曹寅的侄子曹頔,你才能体会贾政打贾宝玉而贾母护孙描写的“一击两鸣”之意。你要对曹家在雍正和乾隆朝两度败落的“家史”有一些探索,才能欣赏小说中秦可卿神秘死亡、冯紫英去铁网山打猎这些情节,有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皮里阳秋。你要对脂批慧眼识珠,才能对“庄子离骚之亚”“得金瓶壶奥”“一树千枝,一派万派”的度人金针“鸳鸯绣取从君看”。

开窍了吗?“红内学”是以“红外学”为基础的,“红楼艺术”是奠基于曹学、版本学、脂学、探佚学等全部红学研究的铺垫之上的。你于“红外学”一无所知,也就不可能真懂“红内学”,不会发现曹雪芹的真艺术、雅艺术、高级艺术,而满足于后四十回的假艺术、俗艺术、低级艺术,成了井底之蛙还洋洋得意,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”(《庄子·秋水》)。你就压根领略不到曹雪芹苦心经营的七宝楼台之惊奇绝艳,对“落霞与仙鹤齐飞,湘水共海棠一色”的巧夺天工麻木不仁,却为那纸糊的假花所炫耀迷惑,你的“水平”就永远上不去高台阶,你就只能是个“肉眼凡胎”的俗僧,见到“假西天”就顶礼膜拜,和真正的灵山圣境却违远隔膜了。

还有前提。你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修养。你得懂戏曲、园林、诗词、书法、丹青、禅宗、民俗……否则,你怎么能看出传统书法绘画的“勾勒”“积墨”和“吴带曹衣”体现在曹雪芹的写作艺术中呢?对曹雪芹如鱼在水一般化为写小说技巧的传统音乐的“鼓音笛韵”和传统诗词的神韵意境,你又怎么会有感觉呢?一句话,你得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而且要懂得全面,懂得深刻,懂到灵魂,懂到骨子里,能 look into,浮光掠影不行,稍微懂一点不行,假装内行更不行。《红楼艺术》的第一章就是“《红楼》文化有‘三纲’”,其中说:“我个人以为,它是中华唯一的一部真正当得起‘文化小说’的伟著。”此中三昧,君亦拈花微笑乎?

当然,你还必须有文学气质,有艺术感觉,你得有点“诗质”,因为曹雪芹就是一个情痴情种的诗人,《红楼梦》艺术的一个本质就是“诗化”。就像第七十八回写到贾宝玉,说他“空灵隽逸”,能够“虽无稽考,却都说得四座春风。虽有正言厉语之人,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”——这就是杜诗圣长吟的“文采风流”了。其实,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特质,就是一个“活”字。怎样才能“活”而不“死”,作“透网金鳞”?就是要文、史、哲全方位“打通”,考据、义理、辞章齐头并进,真、善、美相辅相成,“证”和“悟”互为表里,而不是硬扣“死证据”和“形式逻辑”,还美其名曰“学术规范”。如果说在某些考证问题上,这种“跛脚的学术”还能搬弄一点别人一时不熟悉的罕见史料来装装门面吓唬一下人,一进入“艺术”领域,那就捉襟见肘,立刻原形毕露了。

《红楼艺术》里说:中国的诗,特别注意这个“境界”或“意境”。而《红楼梦》的真魅力,正是由这儿产生的——并不像有人认为只是“描写”“刻画”“塑造”的“圆熟”“细致”“逼真”的事。《红楼梦》处